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後官場現形記 第二回 論農工弟兄言志 攀瓜葛堂屬交通

且說甄閣學的大哥說：「自從那年廢去八股，改試策論之詔下來，以為從前科場積弊，可以掃除乾淨，功名思想又不覺油然而生。便從開年，關起房門，家事一概不問，在屋子裡埋了半年頭，只等到臨場，拿穩了中一個新舉人。偏偏文昌不照命，六月間忽然害起病來。當時以為傷風感冒，並不要緊，吃一二帖發表藥就會好的。誰知害的是個瘟熱病，被大夫當作傷寒看，下反了藥，幾幾乎嗚呼哀哉。好容易找到葛古辛葛大夫來看，才搬轉過來。整整的在牀上睡了三個多月。等病復了原，題名錄已賣的不要賣了，白白搭了一回科場，只好怨命，空歎一口氣罷了。跟著後來就開『經濟特科』，老弟在京裡托了人情，把我保薦。不先不後，老爺子棄養，下半年泰水又去世。連三接四不順心的事，把我那熱騰騰的功名念頭消滅得一絲沒有。起服之後，老弟進京供職，不是力勸我捐個道台往南洋去？是我在世故上閱歷了這麼多年，眼睛裡看的，耳朵裡聽的不算，單是保府這些親戚故舊，數一數，哪一家做官的有個好結果？哪一位有個好收梢？況且碰著這個時代，說是做官的真能夠替國家辦事，為祖宗爭光，我敢大膽說一句：一萬個當中選不出一個。指望著做一場官，不與祖宗丟臉，不為子孫造孽，就算是天字第一號的了。現在捐輸濫賤，皇上家無非是借這沒相干的名器騙換天下人有用的銀錢。這些茫茫眾生都抱了個一本萬利的主意，剝來剝去，仍是剝的自己皮肉，尚洋洋得意。一官到手，像得著一把開山斧，去掘金窖一般。這其中如願而償的卻有幾個，便是本來還有一碗飯可吃的，他偏貪心不足，不安本分，更想發注橫財，七拼八湊捐了官出來，到後來一敗塗地，連飯都沒得吃的，也實在不少。我這篇話叫人家聽了，未免說言之太過。普天下二十二省，自督撫以至未入流，難道就沒有一個超群拔類人物不成？但是到了這個世事，就是有一個肯挖出心來替國家辦事，肯洗淨手，不問百姓要錢，奈何在上頭的人偏不肯容你這樣做！所以有點識見的人都存厭世主意，隱避不出，盡著這些狐群狗黨擺尾招搖，混得世界糊裡糊塗。我從前廿年已把這一關打破了。即如老弟你官至閣學，不謂不清高，不貴重，試問服官以來，可曾做過一兩件事情能夠上對君親，下對百姓的沒有？就是大姪兒轟轟烈烈，現在山東署著道台，屢次地明保、密保，存記、傳旨加獎，按到實處，恐怕全都靠不住。並非今日我打破你們的興頭，其實世局是這個樣子。」

一些話，甄閣學在旁邊坐著聽得慚汗交流，句句說得在理，不能批駁，只好對著笑道：「在大哥閱透人情，抱定厭世主意，守這些田園房產，逍遙林下，頤養天年，就是神仙也不過如此。但是兩個姪兒一年大是一年，成家授室，養兒育女，一年用度多是一年，只這點生產，那能夠取之不竭？今日小弟也並不敢強行大哥之志，往下輩子看，似乎應該替他們籌個出路才是。」他大哥連連點頭說道：「老弟此話，固然有理。卻是我的主意曾沒有想到？現在計算我有的家私，要與他們捐一兩個官的錢尚還有餘，至於他們做了官，能夠替祖宗爭一口氣，替國家辦一點事，我卻不敢說。若像那一時風行貪贓枉法、賣國害民那些事，我卻敢說：這兩個小孩子是萬萬不會的。若說不貪贓，不枉法，便是好官，那也未必盡然。『誤國』兩個字的罪名，據我看來，無論官大官小總逃避不了。何以故呢？姑據不貪贓不枉法一邊而論，那是最好的了。但這卻是個人之私，他只顧守真抱璞，廉介自持，一味地博個一身名譽，是個清官，以外的事任他糟到怎麼樣地步全然不去顧問，因循貽誤，地方受無形之害，其誤國之罪勝於貪酷。就是你兩個姪兒質地忠厚，即依老弟見解，捐個官叫他出去，也無非庸庸碌碌，在朝廷多一個蠹祿蟲罷了。故我決計不要他們走這一路。但是坐吃山空，不要說我這一點家私，就是再多也是不夠的。我在十年以前也就想到了這一層，要想興家強國，除了實業上沒有第二樣！就我所有的田產能夠認真地把種植講究起來，一生吃著不盡。你這兩個姪兒，大的我取名叫學藝，小的叫學農，叫他專門在農工兩件事上，一年一年的考求做法，不定後來還有個好結果。」說著便順手在桌案上取了一本書，翻了兩翻，又向甄閣學道：「這是我一個朋友俠庵新近的著作，把這農工兩件事論的真剴切。如果能照這論實行起來，還了得嗎？」甄閣學用手接了過來，架起老花眼鏡，一看題目是《論振興實業之方》，便一行一行往下看下去：

有宗教競爭之時代，有政治競爭之時代，有經濟競爭之時代。自今以往，由政治競爭而轉入經濟競爭，正蓬蓬勃勃方興未艾也。

競爭，正蓬蓬勃勃方興未艾也。甄閣學道：「今之新學家，口中心中不知有多少時代，有多少競爭。這一篇論說開頭一連鬧了三個時代，就鬧了三個競爭。我看他們事事講競爭，究不知可有一件事競爭得過人沒有？」他大哥道：「你不要說這些腐話，往下看罷。」甄閣學捻捻鬍子，低下頭看去：

經濟云者，自古所稱，即有大本領，大才幹之謂。今之所稱，即為能以小本博回大利，令其財常流通，而發達之謂也。而握經濟潮流之中心者，實為農工商三業。

甄閣學看到這一句，回轉頭來向他大哥道：「原來守著這一句『握經濟潮流之中心』，在農工商三業的發財秘訣，連世代簪纓都不想去承襲了。可惜大哥還少了一個兒子去學商。」他大哥不去理他，只說：「你看下去再說。」甄閣學一手擎著茶杯，呷了一口茶，又看：

目今泰西氣燄洶湧而來，大有摧殘亞東之勢。動不動開交涉，以騷擾我政府，發兵艦，以凌挾我邊疆，紛至沓來，令人目眩心悸。我不知其命意所在，而不知其目的，亦以保護其農工商，護張其農工商而已矣。蓋今日世界，農工商發達，雖兵力稍薄，亦足以自存；農工商不興，雖兵力甚雄，終不足以自保。斷斷然乎我國農工商守數千年之習慣，而不肯更新，稍有聰明身家者，莫不趨於做官之一路，而農工商之實際，士大夫反不一行過問，又焉知農工商之真相哉！

甄閣學一面看書一面搖頭，隨手翻過了十幾頁去，又停住再看：

農者何？自地土中生天然品者是也。工者何？變生貨為熟貨者也。商者何？將變換貨之方位而使其歸於有用者是也。合而言之，則農工變貨物之形狀者也，商變貨物之位置者也。農工不生產，則商無貨可運。是以先有農而後有工，先有農工而後有商，乃一定天然之秩序。故曰：農本而商末，本末云者，猶言先後也。

甄閣學看到此，點點頭。

雖然農工商三等社會中有思想有學問者最多則在商人，工業次之，農則鳳毛麟角矣。蓋商人來往廣見聞多，胸襟闊，故性情活潑，敢作敢為。視農工局處一隅，見聞寡陋者，相去甚遠。故將來立於社會重要之地位者，必在商人也。抑又聞之，外國之商人為主動，而農工為被動。故以商人偵察外國之情形，嗜好何物？消流何品？然後督飭農工當種何物，著何物，製造何品，消流無礙。非若中國人，由農人任種何物，工人任造何物，不計外人之嗜好，以致貨物積滯不銷者也。故自大體言之，非獎勵商人，無以為農工之先鋒，非製造有見識，無以為商賈之後勁。

甄閣學點著頭道：「這一段論得卻有點道理，我倒要看他想出個什麼獎勵的法子來？」

獎勵商人者何？整頓關稅、貨幣、度量衡、海陸交通為最要。

甄閣學搖搖頭，自語道：「這不過是人云亦云的話罷了。」

獎勵工業者何？有能創出新器，給與「專利」是也。

看到此處，便把書一推，除下眼鏡，用手巾擦了擦兩眼，拿起旱煙筒來。一旁老媽子早點上火來。甄閣學「叭叭」的啞了幾口，慢慢向他大哥說道：「據俠庵這篇論上說的話卻也不錯。但是天下的人總要有個執業，大哥認定農工兩字上教姪兒們，是沒有再比這兩樣好的了。不過總得有真實的考驗，方能得真實結果。單憑著口能說，筆能寫，按到實際仍然是行不去，如今人多犯這個毛病。就是我那兒子在山東，今日見了撫台，上什麼樹藝的條陳；明日見了藩臬，又議什麼製造的章程，鬧得個天花亂墜。就有這些麻木不仁的撫藩，公以他放個屁都是香的，沒有一樁不依著他的辦去。黃二麻子這兩日像熱鍋裡螞蟻，度日如年，催著我回去。

他忙些什麼？無非是想乘你姪兒在台上，趕緊抓一兩個優差到手。現在耽擱的日子也卻不少。這幾天天氣不冷不暖，我打算日內就要動身去，免得山東在那裡盼望。」他大哥聞聽甄閣學說要動身，不覺紅了紅眼，卻不來十分勉強留。他便說這：「也是正經。昨天學藝還說黃老二著急得不得了，請他來對我說，叫我勸你快點回山東的話。但是我這一病，若不是黃老二一帖藥挽回來，我現時也不知投在誰家去了。咱們老兄弟還能有這些日子聚會，須得怎麼樣酬勞酬勞人家，盡咱們一點心。」甄閣學道：「這事大哥倒不要掛著心上。我老早允許他過，到了山東，他要什麼差事什麼缺，包與他弄一個。」他大哥道：「這是你的願行，你自去選。我怎麼好就這樣白白費人家的心。」回過頭來，對徐氏太太說：「你就斟酌配幾樣合用的禮物，另外封二百銀子程儀，叫學藝親自送出去。」徐氏太太答應道：「照辦。」甄閣學也便去歸著行李，又往親戚家中辭行，一連兩三天，無非是錢行送禮。這些事情敘也敘不完的，徒然浪費筆墨。做書的有兩句呆話：是有事即長，無事便短。

現在且說濟東泰武寧道的甄觀察，一日接到黃二麻子電稟，知道老太爺由保定回到京城，把家事佈置好了，擇日起身來山東，便吩咐首先派人來把上房打掃乾淨，裱糊起來，預備老太爺到來好住。這甄觀察是山東省有一無二的紅道，署著首道，兼著十幾處局子的總辦，誰人不奉承，誰人不巴結。自從得了老太爺有動身的消息，把個歷城縣的馮老太爺忙個不了，生恐怕差事辦的不週到，再四的叮囑帳房、師爺、差總、家人不要替我省錢，只要甄大人說一個「好」字就是了。這卻是做首縣的心法，並不是馮老太爺一人是這個樣子。此時航路已通，由北京至濟南不要十天就可到得。甄觀察數著日子，一天盼一天，還不見到。在電報局打了個電去問，復電回來，方才知，因為老太太的肝氣病發了，耽擱下來，沒有動身。這肝氣病是老太太的老毛病，近年上了些歲數，時常發的。甄觀察故並不在意，仍舊地上衙門，到局子辦公事。一天撫台因辦公上的事要與司道商量，叫承差拿名帖來請，正傳齊伺候，要上院去。忽然電報局送來一封京電，收發委員不敢怠慢，趕著送到門房來，交送門上大爺。若是循常公文也就照例擱他起來，等到晚上匯齊送進去。因是北京電報，不知所為何事，大人正要上院，這一去不知同撫台談到什麼時候才回來，設或這電有要緊事件，豈不誤了。門上大爺一接到手，即刻戴上帽子，拿著上去。此時甄觀察已衣冠齊楚，剛跨出簽押房門，門上拿著電報，搶步遞上去。甄觀察早已看見，折身回到簽押房，用剪刀拆開封套，取出電報紙，全是些外國號碼，臉上露出不豫之色。哼了一哼說：「這些委員拿著很大的薪水乾些什麼事？懶得報都怕翻，就送進了，真豈有此理！」兩太陽角上的青筋一根一根暴出來，望著門上罵道：「王八蛋，還不快去叫熊師爺來，只管呆站著乾嗎？」門上大爺見大人發了脾氣，早同小鬼一樣，話也聽不出了。甄觀察急得冒火，跺腳道：「吩咐你去請熊師爺，怎麼著？」門上被大人一腳踹醒，掉轉屁股，恨不得把兩隻手也變成兩條腿奔著去請熊師爺。一霎時熊師爺跑得滿頭大汗，走進簽押房，垂手一立。甄觀察頭也不點一點，便將這封電報摔了過來。熊師爺雙手捧著，就在簽押桌子角上取出一看，只見上面畫的是：

山東 3444 1280 6670 3910 3017 2099 6494 2525 6591 2514 0354 3003

一面翻開電報彙編，按著號碼去找，要想快點翻出來討好。誰知心中著急要快，偏是快不成。不是這個頭尾不對，便是那個號數翻不出，弄的手忙腳亂，不知翻哪一號才好。執帖門上又進來稟報，說是兩司都到齊了，等著大人到了一同進去。院上又來催過了，把個甄觀察急得沒法，不知這電到底是一件什麼倒運事，只管罵電報局委員，當差懶惰，心中又怕誤了院上的傳喚，看熊師爺翻了有半個點鐘，一個字不曾翻得出來，一手指著紙道：「師老爺前頭那幾個字不必去找了，一定是濟寧道甄。你只趕快把底下幾個字翻出來，叫我明明白白是什麼事，我好上院去要緊。」熊師爺急得頭上汗珠像黃豆大的一顆顆滾落下來，用一隻袖頭揩著，一手翻著書，隨翻隨錄寫出：

「毋改令晨辰吁人殯」

幾個字來。甄觀察眼睛盯著紙上寫的字，口中喃喃，心中突突，轉念怎麼翻出來的字不成句讀？竟猜詳不出究竟是樁什麼事。外邊又來說：「是院上接二連三催了好幾回，兩司都上去了，叫請大人就去，撫台大人等著商量事呢！」甄觀察這個時候鬧得出不出進不進，心裡一橫說道：「管他媽的什麼事，且先上院去，回來再慢慢的翻罷。」大踏步地走出簽押房來，往二堂上轎，忽然覺得五心發潮，終覺要把這件電報事弄明白才好。復轉身回來，不到簽押房，徑向三堂走來，一路進來，叫著太太道：「方才來了一封京電，局裡沒有翻來了，我叫熊師爺來，雖然翻出，卻是看不斷句讀，究竟為的什麼事？恰巧院上有事，又催請我快去，我終究為這事放不下心，煩太太再來看，不要熊師爺弄錯了。」黃氏太太在房裡答應走出，迎著接了電報，就在堂屋中間桌子上攤開，看了一遍，仍然不懂，叫丫頭在房裡拿出一本官商快覽，照著紙上的碼子對去，只見寫出「母故」兩個字。黃氏太太不覺身子往後一倒，暈了過去。甄觀察也放聲嚎啕大哭，兩邊侍立的丫頭、老媽子都不知老爺，太太為了何事，一個倒在地上沒有了氣，一個哭得氣都回不過來，叫的叫「太太」，喊的喊「老爺」，鬧得個一團糟。內中有伶俐的趕著跑出去，把少爺在書房裡請了進來。看見桌上攤著電報，翻出「母故」兩字，方曉得祖母去世，兩眼落下淚來，看見父母悲痛得暈了過去，忙著吩咐老媽子衝薑湯，好半天才把老爺太太灌轉來。扭上手巾，揩過臉，甄觀察依舊是抽抽咽咽，哭個不止，黃氏太太帶著哭聲，叫少爺把那電報翻完來看，是今日辰時入殯。

看書的諸位，不要說電報局委員拿著事不當心辦，因為官場中的忌諱是最大的。這封電是報喪的，電報局本著報喜不報憂的話，故意沒有翻出來，並不是偷懶，表明不提。「現在差不多交未時了，咱們就乘著今天入殯日子，把靈位設起來，傳裁縫趕緊做孝衣，成了服，再慢慢地商量別的事罷。」甄觀察依著黃氏太太所說，叫老媽子把門上喚進來說：「先拿我手本到院上去，就說剛才接著北京來電，老太太病故，先稟知一聲，隨後再具稟帖上來。」門上「啞啞」地答應下來。濟寧道衙門裡設靈成服，諷經建醮，素衣白馬，弔客盈門。雖然是看甄觀察一面為人生大不幸的事，在官場上一面得了這個機會，逢迎趨踴，送奠敬的，送經儀的，又鬧了個落花流水。過了一七，甄觀察報丁的稟帖上去。不兩天，就委了濟南府知府來署事，所有各局所的總辦仍然留著，那也是近年各省督撫照應私人的通例。

一日，甄觀察擇定日期，與老太太開弔。搭棚、結彩自有首縣辦差，就是衙門內少一個提調的人。恰好黃二麻子由京城趕回山東，見了甄觀察，問了些老太太身後一切的事。黃二麻子能言會道，自有一篇委曲的對答及特別唁慰的詞令。甄觀察聽了，未免又做出一副憂感的容顏，說些罪孽深重的套話。方談到開弔的日子，諸事還要拜托。黃二麻子哪有不應允的，自然是說卑職該效勞的。甄觀察又說：「此次實在是對二哥不住，往返兩次，多受辛苦。家父來諭，敘起家伯病，若不是遇見二哥回春妙手，岌岌至於不治。兄弟時刻記在心上，總想騰挪一個優點的位置，方才問心得過。誰知半中腰裡鬧出這個岔子，雖然承大帥憲恩，把各局所差事不另委人，留著等兄弟回來。但兄弟是丁憂人員，理應回籍守制，再要占人家的差事也就下不去了。打算回京之後，請家父的訓再說。至二哥的事，昨天承夏方伯親來唁弔，兄弟乘便就把尊銜交給方伯。他一口應承，既是我的內親，無論怎麼總要檢好的委你一個，但是不能求速。夏方伯與兄弟交情，二哥知道，諒來十分靠得住，就是多些日子也不要緊。」黃二麻子轟起兩隻驢耳聽見夏方伯允許委他優差，立刻臥倒在地，就磕了無數頭。起來請安，含著一泡眼淚，苦聲苦氣的說道：「大人真是卑職的重生父母。大人在這個時候，還把卑職的事掛在心上，教卑職將來怎麼樣報答才好！」聲音漸漸地嗚咽，只差哭出聲來。甄觀察道：「二哥切不可這樣，使兄弟反難過。」黃二麻子登時轉過笑容，又商量些開弔的事，便退了出來。

且說夏方伯名以元，乃是奉天錦州人，由知府坐到藩台，沒有離過山東。山東的情形似瞭如指掌，沒有一件瞞得過他，無論什麼案情，只須提個頭，他能原原本本說得出來。歷任撫台個個佩服他。夏方伯也自命為「老山東」，何曾把個撫台放在眼角上。況全省財政俱在掌握之中，撫台要辦一件事須先同他商量，他如不依，雖是撫台要辦，也辦不成。所以撫台的權柄一大半都被藩台攬了過來，撫台卻樂得清閒自在，睡著享受。這夏方伯卻個儻不群，風流自賞。公暇的時候，便邀集幾位同鄉親友的屬僚在內花園或是煮茗清談，或是對花飲酒，把官樣文章一筆勾銷，不巾不履，到了高興極處，傳幾名教坊的歌妓進來，串出髦兒戲看看。山東省城教坊中有個最負豔名的花旦，名叫紅菊花。生得十分妖冶，真個是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歌聲婉轉，有如出谷春鶯，

舞態翩翩，勝似穿花蛺蝶。自從夏方伯賞識之下，一唱百和，如群蟻慕羶，夸父逐臭，豔名增高百倍。紅菊花本天生尤物，又得了歷下名士一番揄揚，就是蘇小重生，莫愁再世，也難與他爭妍鬥媚。香車寶馬，當道逢迎，結交的全是一般顯官闊少，差不多一點的人想睹他一面，比見上司還艱難十倍。黃二麻子自從甄觀察與夏方伯介紹過了，他便尋頭覓路，要打通這紫薇郎省。有志者事竟成，公然被他巴結上了這一位當代名姝紅菊花。也不知費盡許多心血，耗去許多金錢，這是做官的獨有秘訣，萬不肯洩漏於人。做書的思想所不能及，這支筆也描摹他不出，並不是替他隱藏，閒話少敘。

且說濟南乃是山東首善名區，地雖占在北方，卻與南方無異。有山有水，有舟有車，天氣不暖不寒，人物亦風亦雅。飲食起居雖不能超乎京都、上海，然在北五省中要算首屈一指的了。城中有大明湖，縱橫十里，盡種葭蒲；圍繞長堤，密栽楊柳；甍樓映日，綺閣凌雲；曲檻迎風，方亭消暑；四時佳景，各有適宜；半由天生，不盡人造。春夏之交，遊人最盛。就是那當道顯官都在湖中宴客，卻是冠蓋遊山，未免貽譏大雅。夏方伯是以文正煙霞，溉之花竹，自居清流人物，不為禮節所拘。時常屏去儀從，青衣小帽，坐一乘二人肩輿，約二三知己來到湖畔，僱一隻小船搖蕩波間。夕陽西下，明月東升，移舟近岸，檢一處清淨亭台，飲酒猜拳，及時行樂，卻也算得風塵中一個佳士了。黃二麻子自得進身薇省，把左右前後上中下三等的人個個結交得如膠投漆，如乳和水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耳鬢廝磨，日加親密。就是夏方伯也稱許他才堪大用，惋惜他位屈末僚，有宴必招，無話不說。那日在歷下亭小酌，偶爾談到近日有幾處差缺更動，大帥交下許多條子來的話。黃二麻子便想乘個當口進身，自己躊躇了半晌，忸忸怩怩地向夏方伯說了卑職可否邀大人的半句，又止住不往下說，兩隻眼睛卻溜到紅菊花臉上，恰好一去一來，在寫情小說上，便要說是眉語。這卻不要冤屈黃二麻子是有心弔紅菊花的膀子，紅菊花也就會意，輕輕地用纖纖玉筍在夏方伯脊脊上拍了一下：「黃老爺說話，你聽見沒有？」夏方伯經這一拍，拍得骨軟筋酥，差不多要癱瘓來下。夏方伯是詼諧慣的，斜眼瞧了紅菊花一眼，笑著指座上的人，向黃二麻子道：「你看看這合座的嘉賓，沒一位不是與兄弟有鉤連搭的親戚。俗語說得好，先親而後疏，咱們雖然也是至好，照這句俗話似乎覺得又生一層了。」黃二麻子自知冒昧，漲得滿臉通紅，幸虧喝了幾杯酒，遮蓋住，不大顯得出。紅菊花看出黃二麻子下不來台，插著嘴道：「黃老爺，我們這夏得海是狗嘴裡沒有象牙吐出來的，等我問問他。」夏得海，你這麼說，乾自你全是信用私人，提防我參你一折子。」夏方伯笑道：「看不出這孩子大清律例很熟，我預備你參罷。若說沒有私人，還成個世界嗎？」紅菊花說：「你們什麼撫台、藩台，豈光是用私人？連私孩子還不知有多少呢！我就敢說，我沒有私人。」夏方伯道：「你敢說三聲沒有嗎？」紅菊花說道：「敢就敢！」拍拍胸脯說：「沒有！沒有！沒有！」夏方伯道：「你真膽大，敢拍著胸子說沒有，我偏說你有，你有。」紅菊花說：「你說有不能算，要選出個娘家來，那才算呢！但憑你這屁嘴亂放，壞了我的聲名，可不能答應你。」夏方伯笑著向大家道：「這孩子要唱『廣成子三進碧游宮』，用起番天印來了。」紅菊花道：「你緊防一番天印，打出原形呢！」夏方伯說：「你這嘴，動著就傷人。」說著，伸過手來在那粉面上擰了一把，即搖著手說：「不要亂聽，我還你的娘家出來。」卻又止住不說。紅菊花說：「快還出來，遲一點我可要擰你這老臉呢！」夏方伯把臉湊上去說：「還是給你擰一把，我雖受點疼，可留你的體面。」紅菊花道：「夏得海，還不出來，來老娘饒了你，何苦又要吱吱呀呀反口咬人呢！」夏方伯道：「你真要我還出來嗎？可不要怪我說錯了。」紅菊花道：「還得出就還，還不出就還不出。我討厭涎皮老臉的。」夏方伯說：「著，著，著，你討厭這涎皮老臉，你那個私人一定不是涎皮老臉的，是個雪白粉嫩的小白臉。」紅菊花一個耳括子過去說：「你的姨太太的私人是雪白粉嫩的小白臉。」夏方伯一手摸著臉，一手扯著紅菊花說：「我的姨太太就是你，雪白粉嫩的小白臉就是從前的我。」說的合座笑得伸不起腰來。紅菊花甩手過來，罵道：「老不要臉的東西，這個樣也像是位監司大員嗎？夏得海，我問你，你是我的什麼人？我是你的什麼人？要想比咱們兩個再親的，合座的這些老爺恐怕沒有趕得上的。要論親不僭疏的話，應該先盡我才輪到他們。黃老爺同我是親戚。自然同你也是親戚，因我的親戚上論起來，黃老爺是要壓蓋通班的大花樣。要你委個把差事，難道還夠不上嗎？」夏方伯道：「你們哪一代的開親戚？我卻沒有曉得。」紅菊花道：「你不曉得的事多得很呢！難道說親戚還有假冒不成？你不信，黃老爺你叫我一聲，教他聽聽。」要知黃二麻子叫出一聲什麼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